

【私房记忆】

酥锅的美味与回味

□文鹂

酥锅绝对是冬季里的一道美味。这美味，我单位的食堂就有。食堂的酥锅太受欢迎，一开门就被抢光。我去得太晚，只能瞧着空盘子解馋。我对食堂的师傅说：“能不能多做点？”师傅说：“不行，每天就做一锅。”真够霸气的。

不过，师傅说的有道理。酥锅这东西呢，做起来确实挺麻烦，海带、白菜、藕、猪蹄、豆腐干、花生……各式各样，少放一样东西，都出不来那个味道。当然，每样放多了也不行，因为锅的容量有限。

吃不上食堂的酥锅，我就自己动手做。凭着小时候看父亲做酥锅的记忆，凭感觉备料、下锅，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酥锅的灵魂在调料，可具体放多少就不好把握了，只好酱油、醋约摸着倒，盐适量、糖少许。在全凭感觉的时候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

酥锅总算尝试着做好了，我尝了尝，有些滋味，但总觉得少了点啥。整体可以打80分，剩下的20分差距也说不清到底差在哪里。

周末回老家，带了一盒我自己做的酥锅给妈妈尝了尝。妈妈说：“味道还行，不如你爸爸做得好吃。”

父亲离开我们已六年半了。本来父亲的形象已渐行渐远，酥锅的美味一下子又把父亲拉到眼皮底下。

腊月二十七，春节前村里的最后一个年集，做酥锅的时候到了。一大早，父亲从集市上买来海带、藕、五花肉、白条鸡、猪蹄等，白菜、萝卜乃冬日农家的常备菜，豆腐干则是自家刚刚炸出来的。

剁肉、洗藕、剥白菜、泡发海带……父亲从日头正高一忙忙到太阳西斜。落日的余晖徘徊在小院里，麻雀站在光溜溜的树枝上斗嘴斗舌。

父亲拿出蒸馒头的大锅，先铺上一层白菜，上面依次放上海带、两个猪蹄、一只整鸡、三块五花肉，随后放藕、萝卜、花生米还有豆腐干，最上面再铺一层白菜。父亲边放边说：“做酥锅不用好东西，有什么放什么。”

食材是一方面，技术含量最高的当数搭配调料。酱油、醋、料酒、糖、盐、葱、姜、

花椒、八角、桂皮……放多少都在父亲脑子里装着。等所有调料放进去，父亲一般还会多加两勺醋，不忘说一句，“醋放少了，酥锅不烂。”似乎多加的那两勺醋，才是决定美味与否的金钥匙。

做酥锅讲究大火煮、小火焖。手臂粗、胳膊长的三四根木柴，一半露在灶膛外，一半燃烧在灶膛里，火焰烈烈。父亲喊我过去拉风箱。我不是拉快了，就是拉慢了，很少随他的意。

灶膛里的木柴燃烧殆尽时，院子里四处弥漫着酥锅的香味，那是混合着肉味与菜味、鲜香与清香的特殊味道。大花狗伸长了鼻子四处搜寻，不待靠近厨房半步，就被父亲“去”一声，吓得掉头就跑。可不多会，大花狗又循着香味探寻而来。

天已微黑，七八颗星星揉着蒙眬的睡眠。母亲在堂屋的火炉上做好了晚饭。我试探着问：“酥锅能不能吃了？”父亲没好气地说，“不行。”

饭后，父亲又往灶膛里续了几把碎柴，保持余温。睡之前还要续上几把柴，这样整整焖上一夜。

第二天，朝阳吻着东墙，麻雀还在窝里生闷气的时候，父亲早早起床。他把冒着些许热气的酥锅端到堂屋里。猪肉香、海带香、白菜香、米醋香……诸多香气交织、直窜鼻腔。那香味就是最好的闹钟，用最快的速度把我从被窝里拽到餐桌旁。

温热的海带切成丝，萝卜、白菜、豆腐干切成块，倒几滴香油，最后撒一点绿油油的香菜末，直接征服每一处味蕾。猪蹄和五花肉，父亲会让我少吃一点解解馋。多了是不行的，得留着春节后招待亲戚用。

亲戚们没一个不说父亲做的酥锅好吃，仿佛其他菜都是陪衬。这时，酥锅盛一盘是不够的，还要再盛一盘上桌。简单爽口的酥锅让亲朋好友品咂出了美好滋味。

如今，父亲做的酥锅美味永远封存在回味里。这个味道我是如何也做不出来的，那只能在父亲的手里，只能在我小的时候。嗅着记忆的味道回到从前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
【浅酌流年】

校园行

□张鸿志

外孙女茜茜上一年级后，我常常在离学校较远的划定区域内接送孩子。孩子所在的校园于我而言，是既向往又有些神秘感。机会终于来了！不久前，学校举办大型活动，茜茜编报了一个情景剧，演绎红花、绿叶与树干的故事，要求一家三代出演。那我肯定是妥妥的树干杵在那里，即C角。树干C角我也心甘情愿，因为可以名正言顺进校园看看这所学校的庐山真面目了。

走进校园，跃入眼帘的是透视的花墙，墙上爬满了姹紫嫣红的月季花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如同一只只五彩斑斓的蝴蝶，翩翩起舞，分外妖娆。透过花墙，能清晰地看到红色的塑胶跑道和墨绿色的足球场。操场西侧是颇有气势的检阅台，北侧是一栋集羽毛球场、礼堂、餐厅等为一体的综合楼，方正大气。西南侧是几个标准的篮球场和足球场。

我们一家三代走在校园的柏油路上，两侧是整齐笔直的梧桐树，宽厚硕大的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像是夹道欢迎的卫兵。四栋教学楼和办公楼矗立在路的两侧，教室里窗明几净，制冷取暖设施一应俱全，多媒体教学机等教学仪器早已成为教学的必备设施。

此行，我们还有机会到学生食堂“查”看一番。学校营养师秉承“荤素搭配，营养平衡”宗旨，制定出五天的食谱，公示在墙。午餐两菜一汤，每天不重样，四人一桌。茜茜和同学们吃完午餐，就到楼上寝室休息，既安全又便捷。为保证营养，课间老师还发放牛奶和面包。

徜徉在赏心悦目的校园里，看到学生学习、吃住、运动的地方，我蓦然想起自己上小学的情景。

一九七一年过了正月十五后的一天，我斜挎着二哥用过的黄书包，抄着双手，缩着脖颈儿，跟着大哥哥大姐们迎风冒雪、踉踉跄跄地走向北运“五七”红校（现滨城区第三小学）。当时学校仅有几排简陋的平房，教室到处透风撒气，取暖仅靠一个花盆炉，形同虚设，许多学生冻了手冻了耳朵。记得直到三年级，学校才通上了自来水管，那时学生课间都聚集在水龙头周围喝水，那里居然成了校园最喧嚣的地方。当时，学校根本不具备吃住的条件。校园有两个用水泥预制的乒乓球台，台中间以一排半截红砖代替球网。操场设在校园对过的一片空地上，没有标准的跑道，只有椭圆形的“秃路”。开运动会前夕，老师要带着学生，用白石灰水在路面上勾勒出跑道线……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学校的变化之大，真可谓沧海桑田。只有把教育二字放在首位，才是民族生存之根本，中华强盛之源泉。演出结束后，我在学校一楼大厅，看到东墙上以青铜铸制的“美以养正”四个大字，赫然醒目。正是在这一办学理念指导下，以“美”浸润童心、点亮童年，让孩子们在“美”的规范和“美”的引领中健康成长。

【生活小景】

洗年澡

□钱永广

“有钱没钱，洗澡过年。”这是小时候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。通常到了腊月二十几，母亲就会对父亲吆喝：“再过几天就过年了，今晚赶紧用大锅烧水，给娃们洗个澡！”

那时农村老家都是柴火灶，父亲朝大铁锅里加满水，再把灶膛里的柴火烧得老旺。不一会，水便被烧得滚开，整个厨房一下子变得暖和起来。母亲也早已摆好木桶，支起塑料浴帐，等父亲将热水倒进木桶，整个浴帐也迅速被腾起的热气撑起，这个时候，我迅速脱衣服躺入木桶。沐浴在热水里，久不洗澡的我，歪挺有多惬意啦。

在家用浴帐洗澡，虽然省钱，但比较费事，特别是稍不注意，身体一碰上浴帐，那种透心凉的感觉，很不是滋味。后来生活条件好了，再到底，父亲就会带我去县城一家国营澡堂洗澡。

那家澡堂紧靠县城百货大楼。快过年了，大家都想去澡堂洗澡，因而一进腊月，澡堂门口总是少不了长长的队伍。印象中，为了能洗个年澡，父亲和我都要起个大早。但无论我们起得多么早，等我们赶到澡堂时，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。站在冷冷的寒风中，一步一步往前挪，好不容易挤进门帘子里，整个人顿时像钻进棚子一样暖和。

等我们挤进澡堂里间，小木床上已躺满了已经洗过澡，却仍不肯穿衣离开的浴客。跑澡堂的通常是一个老头，只要见有人从澡池子里出来，他立马递上热气腾腾的毛巾，一边帮忙揩去身上的水珠，一边催促说：“赶快穿衣服，这儿没地方再躺了！”可那些浴客只把老头的活当耳旁风，依然往小木床上挤，懒洋洋地躺着，这让澡堂外边等着进来洗澡的人急不可耐。

终于轮到咱们啦！脱衣服进入浴池，只见池内人满为患，连浴池的边沿也坐满了已经泡好澡，正在等待擦背的人。在那个年代，能进县城澡堂洗澡，已是一种享受，花钱擦背更是一种奢侈。父亲定是舍不得花那钱的，等我在池子里泡得差不多了，父亲便将我按倒在池边的台子上，使出浑身力气，把我从上到下擦个干净，全身好像脱了一层皮，顿觉神清气爽。

澡堂虽说是个公共场所，但嘈杂声、吆喝声，此起彼伏，清静不得。澡堂又是一个社会的缩影，在大堂里，在浴池边，在小木床上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调侃说笑，插科打诨，大家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
洗年澡，儿时的这种记忆，转眼已成回忆。国营澡堂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。如今，生活条件好了，但干干净净过大年，仍然是人们辞旧迎新的方式。

(本文作者系安徽省作协会员)